

好看
夏天

不倒翁冯道

从书生到宰相，身经四朝十帝屹然不倒！
在虎狼丛中成一代济世重臣，当汉奸贰臣救百万苍生性命。“十全宰相”、
“官场不倒翁”、“长乐老”是这样炼成的！

张生全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不倒翁 冯道

张生全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独辟蹊径,以丰富的史料、感人的细节和传神的刻画,展示了冯道从一个底层书生,一步步登上宰相高位的传奇人生。并通过冯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努力和作为,既肯定了他在保留国家元气、维护百姓安宁、传承儒学精魂等方面的大功绩,同时也客观描写了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性格、心理分裂及人生缺陷。从而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、丰富感性的人物形象,让神秘变形的历史符号,回到日常的生活,回到伸手可触的我们身边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,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倒翁冯道/张生全著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302-37013-0

I. ①不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3052号

责任编辑:刘志英

装帧设计:王文莹

责任校对:王凤芝

责任印制:沈 露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: 100084

社总机: 010-62770175 邮 购: 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: 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0mm×235mm 印 张: 28.25 字 数: 444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00 元

产品编号: 059892-01

目录 | Contents

第一章	忍饥寒小冯道苦读 受屈辱老良建求亲	/ 001
第二章	促儿入仕途母自缢 报父美愿景子受讥	/ 016
第三章	装半仙小喜逃性命 展才华冯道遇伯乐	/ 031
第四章	施妙计为主解尴尬 拒助纣替人背黑锅	/ 044
第五章	下地狱韩延徽奔北 求新生冯可道望西	/ 062
第六章	大隐于朝冯道缄口 舍生取义孙鹤诤言	/ 078
第七章	暗度陈仓冯道入晋 历尽艰辛三娘救夫	/ 095
第八章	获赏识需八面玲珑 建奇功得深入虎穴	/ 105

第九章	古道热肠助友脱难 礼尚往来避腐拒贿	/ 123
第十章	韩延徽往返释大义 冯可道巧妙拒女色	/ 138
第十一章	婉言谏主以柔克刚 反话救友化险为夷	/ 151
第十二章	劝和离都为建大业 行趋避只求成一统	/ 166
第十三章	定制度改官场习气 守丁忧树道德标杆	/ 181
第十四章	倾尽所有救民饥荒 保全德操避谈爱情	/ 200
第十五章	迎难进冯可道赴洛 上贼船李嗣源称帝	/ 215
第十六章	玩物丧志庄宗失国 鹬蚌相争冯道得利	/ 228
第十七章	避权臣轧韬光养晦 传儒教脉雕版刻经	/ 242

第 十 八 章	暗掘墓等权臣落坑 明修德助皇帝显明	/ 256
第 十 九 章	逐利者因利丧性命 守道者为道伤人心	/ 270
第 二 十 章	传道刻经被指失道 谋反夺位又遭造反	/ 284
第二十一章	贿人称帝者失人心 贿国称帝者失国本	/ 297
第二十二章	救百姓哪怕身名裂 平天下妙手转陀螺	/ 311
第二十三章	不顾老人寒荒争理 为返乡暂附逆装病	/ 325
第二十四章	怕权重可道频告老 求上位小喜费心机	/ 340
第二十五章	受命辅幼帝却违命 为安频退缩反难安	/ 353
第二十六章	主战主和皆为百姓 台上台下同是贪官	/ 367

第二十七章	仕伪朝救天下苍生 借妖刀杀半生敌人	/ 380
第二十八章	救弱女遇旧爱惊心 挽狂澜率百官还朝	/ 396
第二十九章	称长乐实苦中作乐 求和谐屡争执不谐	/ 414
第三十章	古稀衰年仍身涉险 抱憾终生不见太平	/ 427

第一章

忍饥寒小冯道苦读 受屈辱老良建求亲

唐朝末年，瀛洲景城县崔家庄有个庄户人家，户主叫冯良建。崔家庄绝大多数人都姓崔，冯姓是单姓，外来户，是在冯良建祖父的时候，从邢州迁来的。冯良建祖父是个书生，有一次进京赶考，路过泽州时，恰遇豪强节度使刘稹“泽潞之叛”，冯良建祖父被乱兵洗劫一空，好不容易捡了一条性命逃出来，慌慌张张地，竟把方向搞错了，逃到瀛洲景城县崔家庄。这个又饿又乏的书生，最后晕倒在一崔姓人家门前。崔家把他救醒，问明情况后，见他诚实，又有学问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恰好这崔家又没有子嗣，祖产的几十亩田地也都交到了他手上。

做上门女婿，尽管女方有高宅良田，在读书人那里，也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。所以，冯良建祖父总思谋着把一家老小带回老家去。但是后来他打听到，邢州也在兵乱中遭遇浩劫，他的父母及很多亲戚都不幸惨死。冯良建祖父回家安葬父母，大哭一场后，安心在崔家庄扎下根来。

虽然流落异乡，但冯良建祖父并没有改变习儒应考的习惯。不过他的运气实在不好，进了几趟京城都名落孙山。后来，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良建父亲身上。冯良建父亲呢，也并没有取得比他老爹更大的成就，最好的成绩就是过了州府的考试，做了解元。后来参加了几次朝廷主持的考试，都空手而归。

冯家读书没有起色，田地经营也不好。到冯良建的时候，几十亩祖产，就

只剩得十几亩薄田了。

崔家庄是崔姓的天下，冯家是外姓人，又是单丁户，虽然曾与崔姓联姻，但传到冯良建这一代时，血脉已经很淡。所以，冯家在这个庄子里显得相当孤独。

这种孤独不只是血亲上的，还在于冯家人不同的行事风格。在崔家庄，崔姓人家但凡有大小事情，一声吆喝，全庄子的人都会赶来帮忙。甚至不用吆喝，只要有些风吹草动，大家就会拥来。蚂蚁搬家一样，再大的囊虫也能轻易举着往前走。

冯家不一样，他们要有事，需要一户一户去请，低三下四地说话。人家要不高兴了，一甩脸子，还弄得老大没趣。照通常的做法，冯家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应该多结交朋友。礼尚往来嘛，你帮了人家的忙，人家再不愿意，也会来还你情的。一来一去，朋友就多了，圈子就大了，就算是单姓人，也不会孤独了。

偏偏冯家不这样做。别人有活儿的时候，他们不主动上前帮忙；别人有闲的时候，他们又不请人吃饭喝酒拉近关系。他们的时间，都用在自己身上，除了劳作之外，就是读书习儒，准备应考。

崔姓人家对冯家的感情是有个变化过程的。崔姓人家虽都是普通农人，但他们也懂得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道理，最初看到冯良建祖父那样玩命读书，还是欣喜而敬重的，甚至还有农家把孩子送去他那儿拜师，跟着修习学业。

只是，当冯良建祖父及其后人连考了几十年，连水泡都没砸出来一颗后，崔姓人家就把他们看得轻了。跟他们修习的童子都纷纷离去，没跟他们修习的人家反而大大松了一口气：幸亏早没让自家孩子和他们混，否则，书读不成，还弄得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，把田亩也白白荒废了。

这样，崔姓人家对冯家的看法就渐渐变了味，最初的敬重和神圣已经没有了，现在都成了轻视和嘲讽。读书入仕自然是好的，但显然冯家人不适合。笨呢！连读了三代，也没个成气候的，还不笨吗？也可能是这冯家人祖坟没有跨在地脉上，命里没有吧。

优越感就在崔姓人家心中生了起来：咱至少在庄稼活上是不赖的，甚至还

有一手能安身立命的百工技艺。人勤地不懒，只要舍得干，财富和田亩就会一点一点增多。冯家有啥？江河流水，每况愈下，呵呵……

冯家对他们在村里的地位，以及村里人对他们的轻贱和嘲讽，其实也是很明白的，但他们拧上了，绝不改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！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出人头地，只要一朝跃过龙门，所有堆叠在头上的白眼和唾沫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，他们的地位立刻就能来一个乾坤扭转。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吾辈岂是蓬蒿人！在他们跨上官轿的时候，一切羞辱、纠结和不快，都会像鞋底的尘土，被轻轻磕掉。

冯良建的祖父没能见到这一天，冯良建的父亲也没能见到这一天，冯良建也没能见到这一天。

不过，冯良建的心情已经和他的父祖不一样了，他虽然也没实现那个梦想，但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给他带来曙光的是他那个叫冯道的儿子。

冯道出生，正是冯良建最苦闷的时候。冯良建虽然也和他的父祖一样，习儒不辍，但是，悲哀和绝望已像积年的尘垢，堆压在心底。他一度对自己非常担忧，担忧自己能不能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，会不会辜负父祖不能实现都攒在他头上的沉重期望。儿子的出生让他有个基本的判断，无论如何，他不能让这个儿子走这条艰难、痛苦而无望的路了。因此，他给儿子取名为“道”，字“可道”。

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他用的是老子《道德经》里最前面的一句话。

那年代的读书人都这样，入世和遁世是支撑他们向前行走的两条腿。一心求仕，但始终不为朝廷所用的时候，他们就用老庄的遁世观来安慰自己，以求得心理平衡。

但是，命运似乎注定了要和冯良建开玩笑。小冯道满周岁，冯良建让他抓周时，他胖乎乎的小手不抓金不抓银，也不抓冯良建放在他近手边的《道德经》，而是径直爬过去，把隔得远远的那本《论语》抓过来，死死搂在怀里。

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，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天赋。

冯良建最先拿来一本叫《兔园册》的蒙学读物教他念。没想到自己念两

遍，冯道就记住了。没过多久，一整本《兔园册》，小冯道就能像爆炒豆一样噼噼啪啪从头念到尾。冯良建大为惊奇，把《道德经》也拿来教他读，然后又把那些繁奥的儒学经文都教他读。所有这些，冯道都能达到入耳不忘，过目成诵。

冯良建想起自己小时候念这些东西的痛苦经历，那些拗口难认的字句，就像一盘盘腐臭的食物，闻一闻就翻肠倒肚作呕欲吐。小冯道呢，却把它们当成蜜甜的糖块，吸吮得津津有味。

看到儿子这么能记，冯良建也兴奋，时时把儿子的记忆能力当成一件自得的事情。当有人来他家的时候，就鼓动小冯道上前给客人背一段，就像演戏起舞一样。小冯道也得意，红着小脸，翻着嘴唇，用咬得不太清楚的口齿把客人的惊讶升到极致。

冯良建这时候的心态是复杂的。他并不奢望这个儿子能成大器，他仍然不想让儿子再吃苦。他展示儿子，有着纯粹的娱乐心态。同时，他又迫不及待地想向别人表明，我冯家人其实是能读书的，没有考取功名，原因并不是冯家人蠢笨！另外，他的心中又隐隐有一丝潜藏的激动和期待，似乎这小冯道将来能走出一条不同于祖辈的路……

冯道在渐渐懂事的时候，就不愿再在外人面前展示他超强的记忆力了，任凭冯良建怎么鼓动，他都不说。只愿一个人默默地念，默默地记。这件事让冯良建很惭愧，也很震撼。他惭愧的是冯道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，读书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，那是真正踏实的功夫；震撼的是这冯道小小年纪，就已经有了这般见识，看来，自己的书真是白念了。

这件事后，冯良建便放弃了让冯道悟道遁世的想法，一心培养他读书习儒。他不仅自己着力教导，又延请塾师教他功课。等冯道长得大一些的时候，他不惜卖掉部分田产，筹足学费，把冯道送到价格昂贵的县城学堂，跟那里最好的名师学习。

冯道到县城后，他的头顶上仿佛打开了另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。他读到了更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书，听到了先生讲的那些他闻所未闻的道理，了解到了天下那些让他忧心不已的大事情，也结交到了许多同学。他虽然来自乡下，起初被很多同学歧视，羞辱为土包子。但是很快大家都不敢小看他了，因为他在

他们面前展露出了非凡的才华，诗文了得，对子过硬，字墨漂亮。同时，他又以他温和能忍的性格，最终和那些欺负他的人做了好朋友。而那教了几十年私塾，培养出不少进士的老先生，也对他惊叹不已，认为他是自己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，前途无量。

可惜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冯道读书就遇到困难了，因为冯良建的田产已经卖得差不多，很难再筹足学费和生活费供冯道继续念下去了。

不过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冯道求学苦读的意志。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躲到一边，啃两口干硬的窝窝头。实在没窝窝头可啃的时候，他就喝两口凉水填肚子。其余时间，他都坐在学堂埋头读书。当有同学问他吃没吃饭的时候，他就精神抖擞地告诉人家，已经吃了！其实，那时候，他的眼睛正一阵阵发花，头一阵阵发晕，那种饥饿的感觉就像钝器一样，一下一下敲打着他脆薄的肠胃。

后来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窘境了。私塾先生，以及一些善良的同学就会施点东西给他吃，不过也有不少的富家子弟在一旁嘲笑他，羞辱他。冯道的反应都很平和，施舍他食物，他也不觉得是施舍，说几句感激的话，就坦然接受；羞辱了他，他也不和人家对抗，一笑了之。冯道的这些举动，连先生都大为惊叹。他觉得冯道不但学问了得，性情在他教过的学生中也是少见的。他感慨地对那些羞辱冯道的富家子弟说：“你们别欺负冯道，三穷三富不到老，冯道将来是必成大事之人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你们就会反过来求他了！”

然而，一件灾难性事件的发生，让冯道再也不可能继续读下去了。冯道的母亲张氏，忽然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。

张氏所得之病，其实与冯家世代耕读不无关系。冯家的男人要读书求学，家里的农活，就主要是女人在做。连耕田、挑粪、背物等繁重的体力活也是女人们一双手两只肩膀撑下来的。所以，她们的身体总是比别的妇女坏得早。

冯道的母亲张氏，就是由于这种长期超负荷的劳动，让身体严重透支，累得吐了好几次血。那一次，当她从田里把谷子往家里背的时候，途中一下就倒在地上，半边身子再也动不了了。

噩耗传来的时候，冯道正在老师的称许及同学的羡慕和嫉妒中激动不已。家仆把他叫出去，告诉了他这个消息，他怔在那里，半天没说一句话，然后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大哭了一场。

回到学堂时，他便告诉先生，他决定辍学回家了。先生听了痛惜不已，说：“可道，你的孝心让人感佩！但是，你就这么终止学业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要不学费为师给你免了，你还是留在为师这里继续读吧！”

冯道笑笑说：“先生，我娘生了重病，弟妹们年幼，我爹一个人扛着整个家，太困难了。学生一个大男人，必须回去帮他接一肩。不过先生放心，学生回去后，照样会继续念书，不会停止修习的。先生想帮学生，就请先生借一些书给学生，学生拿回去读。读完后，再给先生送回来。有不懂的，再来求教先生，好吗？”

先生叹口气，点点头放他回去了。

冯良建见冯道回来，心里很是不忍。

早先，他是打定主意不让孩子习儒受苦的，但这孩子却爱上了习儒，并不以为苦，而且学业精进神速。现在呢，却因为家庭突遭灾变，被迫让他辍学。冯良建想这孩子心中的悲苦肯定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。

他拉着冯道的手，一边把他往学堂拖，一边惨切地说：“儿啊，你继续去读书吧！为父虽然无能，但就是把所有家产都卖光，也要让你把学业修完，一直到考取功名为止啊！”

冯道望了父亲一眼，反身回来，把父亲拉到一张条凳上坐下，像个大人一样拍拍父亲的背，笑着说：“爹，城里的学堂孩儿是不去了。但是，这并不表明孩儿就会放弃学业，孩儿要一边劳作一边自习。”

接着，他把背上的书包卸下来，拿出里面的书一本一本给父亲看，说：“爹，你看，先生送了孩儿这么多书，可够孩儿读一些时日了。以后孩儿就自己读了。遇到不懂的，孩儿就问你，或者进城问先生。读书，不一定非要坐到学堂里嘛……”

冯道淡定的神情和坚毅的态度，让冯良建大为感动，同时也很惭愧。他感觉仿佛自己被冯道教育了一次。冯道虽然年纪小，但是并不像他，遇到事情就慌张绝望。在他以为无路可走的地方，冯道还能不慌不忙开辟出一条新的路来。

冯道从此就留在家里，有农活的时候，就和父亲一起去做。收工回来，他

就赶紧端上热水，给母亲擦洗动不了的身体。然后去药铺抓药，烧火煎好，端到床前，喂给母亲喝。

夕阳在山，蝉声如织。冯道一手执扇煽火煎药，一手把书轻轻念诵。在袅袅的药香飘拂中，冯道神情专注，声音清脆。冯良建在一旁看着，欣慰地抚摸着胡须，悄悄流着泪，迷醉在这一幅画面里。

晚上，当冯道服侍好母亲，做好家务活后，他又迅速躲进房间，埋在一豆青灯之下，进入了经书的世界。

每天农活干下来，是一个人身体的精神最困乏的时候，全身骨头骨节都在酸痛，挨在什么东西上，眼睛就会迅速闭上。那时候，你会发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不是大山，而是两块薄薄的小小的眼皮。不管你使多大的劲，过不了多久，撑开的眼皮都会不由自主地合上。而这时候读经书，读那些枯燥乏味的句子，简直又像在给困倦的身体唱催眠曲。

这些都是冯良建曾经历过的场景，他深切地体验过其中的困惑和无奈。不过，冯道似乎并没有这样的纠结和折磨。他每次去看冯道，这孩子都在津津有味地读，并没有打瞌睡、烦躁不安之类的情况。而且为了节约灯油，冯道总是把灯芯剪到最小，那一抹弱弱的光点只能照见冯道书上的几行字。冯良建摇摇头，走过去把灯芯给他往外拨一拨，让火苗稍微大一点。但是冯良建睡一觉醒来后去看他，发现他又把光焰剪成那么弱弱的一点苗头了。

一天晚上，冯良建忽然被一股浓烈的焦臭味惊醒。他闻出臭味是从冯道房间里飘出来的，赶紧翻身起来，冲进冯道的屋里。他发现冯道伏在桌上睡着了，灯火已经燎着他的冠巾和头发。但冯道依然一动不动伏着，浑然不觉的样子。

冯良建吓了一跳，大叫着冲过去，拿起一块桌布盖在冯道头上。火完全扑灭后，冯道才被父亲弄醒过来。他看到父亲站在面前，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爹啊，你怎么又起来了？你快去睡吧，孩儿再看一会儿书，也要睡了，你不用担心孩儿。”

冯良建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。他拿着灯，把冯道拉在水缸前，让他往里看。冯道在水缸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才吓了一跳，惊讶地叫道：“我的头发是怎么了？”同时他才感觉到疼痛，手在头皮上轻轻碰一下，整个脸就咬牙缩鼻变了形。

冯道不只是冠巾烧光、头发烧去一大半，连头皮也烧伤了，血水往外流。冯良建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把他的头发剃光，在伤口处涂上药膏，用布帕把他整个头顶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。

冬天到来的时候，天气非常冷。崔家庄一连下了十几天大雪，都还没有停歇的迹象。铺天盖地的积雪把门都堵住了，进出都很困难。这样的天气，正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，他们打开门窗，冲到屋外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支起一面大大的圆圆的竹筛捕捉那些找不到食物的飞鸟。

冯良建看见村里的孩子在外面玩得高兴，就对冯道说：“孩子，别念书了，你也出去玩一会儿吧！”

冯道把书放下，但他并没有出去玩儿。

他拿起扫帚出去，把庭前的积雪扫起来，堆在一边，理出道路，避免雪化后，水倒灌进屋子里。然后，他又从炉膛里夹出几颗火炭，放在一口废陶罐里，再在上面压上一层灰，提在手里，背上背篋，拿着镰刀，到野外给圈里的猪割青草去。

野外的青草都压在积雪下，冯道用镰刀把积雪掏开，割起那深埋在雪下的一星两星青草。手要太僵了，他就伸到陶罐里的火炭上烤一下。

虽然压了灰，延缓了火炭的燃烧，但陶罐里的火也已经燃尽了。然而背篋里的青草还只有一点点。

雪太大，又是冬天，野外的青草割起来真是太难了。

回家喂好猪后，冯道给瘫痪在床的母亲往炕下添了一些火炭，帮她翻了翻身子，清理了她的便溺，又赶紧到屋子里拿起书来读。冯良建从山上捡柴回来，看到冯道读书的屋子冷得像冰窟一样，赶紧夹了些火炭放进火盆里给他送进去，并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怎么连火炭都舍不得用呢？这样冻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你别担心柴不够烧，为父会继续上山打柴的！”

冯道推开火盆说：“爹，你把火炭给母亲添在炕里吧，孩儿不冷。”

冯良建正色道：“看你，都不停跺脚了，怎么还说不冷呢？咱家没有钱，还没有柴烧吗？烧完了，爹到山上砍就是了嘛！”

冯道急了，说：“爹，孩儿真不能烤火啊！”

冯良建笑起来：“为什么？你是狼，怕火呀？”

冯道见推托不过，嗫嚅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孩儿要是烤火，把身体烤暖和了，就会打瞌睡……让脚冰着，冷得痛，瞌睡就不会找上门来了……”

冯良建感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又涌进了眼眶。他转过身去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儿啊，要是瞌睡，你就睡会儿吧，明天还有时间嘛……”

一股巨大的忧虑又在冯良建的心中弥漫开来。冯道的学业越好，冯良建的忧虑弥漫得越深、越远。其实，从他小时候读书开始，这种忧虑已经在他心中弥漫了，不过，那时候还只是若隐若现的，现在，忧虑已经浓云惨雾一样，把整个山头全部笼进去了。

忧虑的是，这时候几乎已经没有科举考试了。

一百多年前，从安史之乱那会儿起，大唐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。朝廷为了平定动乱，鼓励各镇节度使勤王，把军政大权交到节度使手上，这使得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。然而，军镇的权力变大，他们也开始像安禄山、史思明那样，不听从朝廷的指挥，不受朝廷拘管，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，在各自的地盘上自行其是，有的甚至公然造反。这样，为平定一场藩镇之乱，又使新的藩镇乱起来。而扑灭新的动乱，另一些军镇又重新坐大。如此恶性循环，绵延不绝。

朝廷内臣呢，又在不断内耗。为坐大求尊，争斗非常激烈。长达四十多年牛李两派朝臣的彼此倾轧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皇帝为了抑制文官的权力，渐渐地重用宦官，把很大一部分权力交到宦官的手里。宦官一旦掌握了权力，就像历史上秦朝赵高的“指鹿为马”。汉朝宦官的“党锢之祸”一样，又渐渐地凌驾于皇权之上，连皇帝的废立也都由他们把持了。

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，使得朝廷自身消耗巨大，更加没有能力控制节度使的割据。政令昏乱，行政昏庸，官员贪污腐败，各种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负担。终于在乾符二年（875年），爆发了王仙芝和黄巢的大叛乱。

王仙芝和黄巢的叛乱就像在秋天的草地上点燃了一把火，火势迅速往全国各地蔓延起来。乾符五年（878年），王仙芝被朝廷军斩杀后，黄巢收编了王仙芝残部，转战江南，向南一直打到沿海的广州、桂州等地。后来，黄

巢又率军北上，并于中和元年（881年）攻占京都长安。大唐皇帝带随从宦官田令孜等仓皇出逃到四川成都。

黄巢当年十一月在长安称帝，国号大齐。第二年，即中和二年（882年），当大唐皇帝都逃到四川躲起来的时候，小冯道出生了。

这也正是冯良建拼命考功名的时候。截止到那一年，他还连半个秀才都没捞到，但是国家已经破碎，皇帝已经逃走，科举考试就这样，在匆匆忙忙中谢幕。

黄巢叛乱最后在李克用、朱温等节度使的打击下被平定了。但是，这时期节度使已经完全不听朝廷号令，整个大唐帝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。

这些藩镇节度使互相征伐、攻击、兼并，连年征战不断，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。这样又打了一二十年，渐渐地，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及政治集团。

一个是宣武节度使朱温。朱温原来是黄巢手下的大将，后来叛变黄巢投降朝廷，被僖宗赐名为“全忠”，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又被授予宣武军节度使之职，让他统率兵马抗击黄巢。在击败黄巢，斩黄巢余部秦宗权后，被昭宗封为东平王。后来，由于昭宗被宦官韩全海幽禁，他应宰相崔胤要求进京护驾，斩杀宦官数百人，被昭宗封为梁王，掌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手握三十万重兵。

不过这时候，他就渐渐显露出了叛变的本性和不甘人下的野心，天祐元年（904年），朱全忠杀宰相崔胤，逼迫昭宗迁都洛阳，八月又指使朱友恭、氏叔琮等人杀昭宗，另立其子李祝为帝。这样，朱全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整个大唐政权都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。

另一个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。他是沙陀人，父亲本名朱邪赤心，因战功被皇帝赐姓李，改名李国昌。在黄巢叛乱的时候，李克用率沙陀、鞑靼兵进攻关中，迫使黄巢撤出长安，被朝廷封为河东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接着，他又率军渡河，在良田陂大败黄巢大将尚让，使黄巢军从此一蹶不振。黄巢叛乱覆灭后，李克用被僖宗封为陇西郡王。大顺二年（891年），李克用又被封为晋王。此后，李克用在河西一带，和朱全忠及其他节度使互相攻击，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，拥兵二十万，实力仅次于朱全忠。

此外，大的藩镇还有凤翔节度使李茂贞。以凤翔为根据地，先后攻占兴